

梅香满城

□ 张月悦

沿着蜿蜒的小径,我从似锦的繁花中走出,明媚的阳光给早春添了一丝暖意。2月底的武汉东湖梅园正值盛花期。

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梅花是古代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,他们赞它孤高冷艳、暗香盈袖,赞它不畏严寒、独自盛开。在我看来,梅花的香,从来都不是幽幽暗香,淡薄缥缈,而是浓烈的,掸也掸不开去,整个梅花林间都被氤氲的香气笼罩着。这馥郁的芬芳吸引了蜜蜂,蝴蝶,嗡嗡嚷嚷,好一派热热闹闹的春天景象。

梅花是武汉的市花。立春过后,梅花窸窣窣地开,至雨水,便越开越繁,越开越盛。在武汉,梅雪相映成趣并不常见,而常见的是“梅柳渡江春”。闻到了梅花香,便如同春之悸动,催生出货似锦簇。武汉有很多赏梅去处,东湖梅园无疑是最佳。

在梅园四处漫步,红的,白的,粉的梅花相互交织,在阳光下招摇,在枝头上浅笑。微风中,偶尔有几瓣梅花飘落,轻盈地落在肩头。梅园里游人如织,熙熙攘攘的人群簇拥在“金钱绿萼”“五福垂枝”等珍稀品种前拍照。我踮着脚望过去,只见“五福垂枝”肆意绽放,大片大片的粉色花瓣层层叠叠,枝条轻柔下垂,随风而动,如同从诗行间溢出的胭脂色,在风中轻轻晕染,勾勒出春的轮廓。而“金钱绿萼”的绿色花瓣如翡翠,显得格外与众不同,不张扬夺目,却又让人忍不住去细细欣赏。绿梅本就极少,而它清新淡雅的气质,甚合我意。

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梅林之间。赏梅总讲究意趣,或许是一亭一桥,或许是一山一岗,与梅花搭配再合适不过了。古朴的亭子,红红的柱子,这是“冷艳亭”。我们坐在亭中吃着点心,放眼望去,远处的山峦与梅林相接,似云霞,如火焰。而那一缕缕梅香夹杂着春风吹来,直入鼻间,连点心



也更加香甜起来了。若论最有趣还是一枝春馆的梅花写意盆景。盆景的魅力在于写意和留白,可以想象它是山峦起伏,也可以是枯木逢春;可以是梦境中飘落的花瓣,也可以是寂寥生命中的一抹春红……

出一枝春馆,径直前往东湖边。路上空地星星点点地冒出草芽来。远处是烟波浩渺的东湖,与冬日的寂静不同,春水是流动的,澄澈的,在阳光下泛起粼粼波光。偶尔飞来几只白鸥,在湖面上一掠而过,泛起的一圈圈涟漪是白鸥留下的足迹。湖边杨柳依依,细长的柳枝低垂着,长出了鹅黄色的柳苞和稀疏的细叶,柔柔的,对着湖水梳妝。

我坐在湖边,任春风拂过面庞。这风大概是拂过了梅花,又拂过了杨柳,它夹杂着柳的清香,梅的幽香,丝丝缕缕地萦绕在我的周围。春天来了,梅花拉开了春花的序幕。

人随春好

□ 张玉丽

时间催促着东风,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,如眨眼一般。渐渐地,廊坊这座北方的小城有了春日的和煦,往日里冰封的河面也露出层层涟漪。几天前还是光秃秃的玉兰花树,不知何时生出了花苞,似是在等待着一场春雨浇灌,然后独美于整个花园。“东风有信无人见,露微意、柳际花边。”似乎如同苏轼笔下一般,春藏于东风中,只有走出去,才能收到那一封独特的信笺。

人民公园广场处,五颜六色的风筝随着春风高悬。有彩色的蝴蝶,有红色的凤凰,还有傲然的雄鹰。人们在周末的清晨,放飞这东风的“信物”,尝试着向东风打探着春的消息,却不想在东风欢快的回答中渐渐迷失了方向。

春在哪?我带着寻春、踏春的憧憬,走在了自然公园的小路上。夏日里成荫的槐树,此刻挺着黑黢黢的枝干。去年树下开满二月兰的空地,如今被落叶掩埋。落叶之下还会有花吗?我拨开一片片落叶,想要找寻那抹淡紫色,却不想拨出了刚刚冒头的嫩黄色花芽。那是刚露出地面的二月兰呀!它定然是感受到了东风的应招,努力地冲破了刚刚开化的土地,正好遇上了我这个莽夫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,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春天定然是来了!几只绿头鸭不知何时飞回来,落在了叠翠湖上。它们相互嬉闹着,完全不理睬身侧划过的小船,以及在船上对着它们疯狂拍摄的我。它们时而优雅地整理羽毛,时而仰天发出清脆的叫声,似乎是在向全世界宣布,它们才是这个湖面上的主人。

牡丹园的山坡上,去年争艳的杏花此时还藏在花苞里,坡上静悄悄的,没有蜂拥蝶舞的热闹,顽强的野草便成了初春的主角,吸引了我全部的目光。因为山坡面向阳光,白日里光照时间长,小草们早早地长出了叶子,也生长得愈发翠绿。顺着翠绿叶子继续寻找,几棵荠菜也争着抢着冒出了头,想来再过不久,荠菜爱好者定会提着小菜篮,把它们采回家,加上韭菜、肉馅包成饺子,那才是地道的春味呢!

春赏百花冬戏雪,看花自然是踏春的头等大事。可是春分未至,廊坊的花还在休眠,去哪里看花呢?我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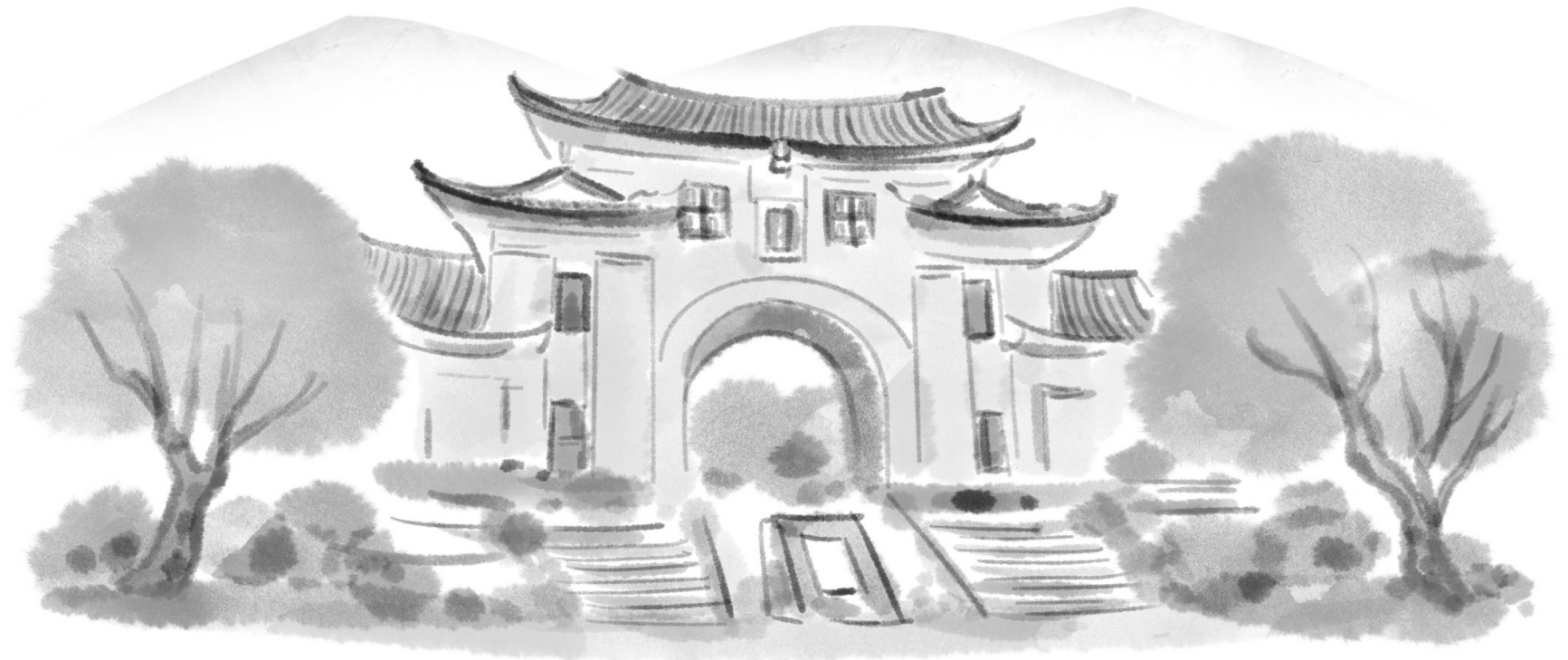
九天休闲谷必然是不错的地方。

九天休闲谷是集生态观光、休闲娱乐、健康美食、时尚消费于一体的室内公园。在这里,不仅有着假山、喷泉等人造美景,更有三角梅、红绒花等鲜花盛开,是春日赏花踏春的好去处。园内按照江南风景布局,栽种了龟背竹、榕树等多种热带植物,漫步其中,犹如置身苏杭,身侧的风都变得愈发的婉约。走累了,园内可歇脚的地方也很多。除却路旁设置的长椅,清香古朴的茶城、琳琅满目的饰品店都挤满了熙攘的人群,飘散出香味的小吃店门前则蜂拥着一群小朋友。

当然,去休闲谷外的花卉市场亦是另外一种享受。在我的印象里,此处市场已经营业了十五年之久,起初我来廊坊读书时,这里就已经是卖花商家的“必争之地”。市场之内,这家蝴蝶兰开得妖娆,那家百合花香气袭人。还有远处的风铃花,白色的清雅秀气,粉色的娇嫩可爱。市场面积虽不大,但也足够治愈春花未开的遗憾。挑上几盆喜欢的多肉植物,买上一扎粉色玫瑰,归家的路程都充满了花香。

人随春好,春与人宜。时光迈着轻便的步伐,不知不觉间就已经是3月。虽然此刻廊坊没有繁花似锦、翠枝满盈的热烈春景,但白杨树的花絮已经高悬在枝头上,迎春花也迎着风,露出些许花蕊,所有人都期待着明日不一样的景象。这是春天独有的希冀。

本版插画 郭昕



春到桂林

□ 毛琼琴

“江作青罗带,山如碧玉簪。”桂林山水迤邐俊秀,百里漓江美如画廊。这是我一直挂念的地方,是我年少时的梦。终于,在一个春日的周末,我坐上了开往桂林的动车。

晚上八点,我走出桂林站。天上飘着雨,这雨像断了的游丝,轻盈盈的。借着光看,似有若无。等我从出站口走到外面的候车区,才发觉脸上润润的,像搽了一层薄薄的酥油。春日的桂林和气,可亲,以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方式迎接远方来的客人。

网约车司机已等候在约定地点,他很热情,帮忙提行李。在车上,我们聊着最近的见闻,言谈甚欢。司机说:“聊天在我们桂林叫作‘扯板路’”。司机用本地话说出“扯板路”三个字,语调平缓柔和,像是春日的南风拂面而来,使人感到温暖舒适。这是一座以植物命名的城市,一提到它,心底就落满金灿灿的桂花,香气四溢。

车子经过南门桥,进入中山中路,往酒店方向驶去。路灯笼上了一层雨气的迷离,在朦胧氤氲里织出梦幻之感。路上,我似乎闻到了桂花的香味。司机说,这是四季桂,春季也

开花,香味较淡。等到秋季,才是真正的“满城尽是桂花香”。这话如一罐酿好的桂花糖,令人心生期待,春天刚到桂林,又想秋日再来。

到了桂林,当然要尝一尝桂林米粉。我点了一碗传统的桂林卤菜粉。在烫熟的米粉里浇入灵魂卤汁,配以锅烧、脆皮、肉片等,还能依自己的喜好佐以酸菜、葱花、辣椒。吃完粉,再喝一小碗高汤,顿时心满意足,舟车劳顿一扫而光。朋友告诉我,这里的特色美食“油茶米粉”也是不能错过的。油茶,被誉为“中国咖啡”,在桂林某些县份,油茶和粉面粥饭一样,是人们餐桌的必备食物。

油茶店临江,是人气旺盛的“网红店”,店内座无虚席。我们在烟雨漓江中等待了一个多小时,才有了就餐的机会。圆的米粉称为榨粉,扁的米粉称为切粉。我和朋友喜好一致,爱吃榨粉。油茶盛放在鸳鸯锅里,锅底加热,香气四溢,得趁热吃才能尝出其中的滋味。朋友把湿榨粉倒入油茶里,涮粉、捞起、盛碗、泡油茶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米粉洁白如云,在浓郁的油茶里“游弋”,吸收了茶和姜的精华,软嫩丝滑,每

一口都是味蕾的狂欢。

不一会儿,炒米粉端上了桌,冒着热腾腾的锅气,色泽诱人,像是带着厨师满满的心意。店家讲究,炒的是更劲道的干榨粉。一口油茶,一口米粉,全是幸福的味道。桂林,用美食再次俘获我的心。

餐后,我们前往靖江王城。走过古老的解放桥,穿过细雨中的东西巷,便来到了气势恢宏的正阳门前。正阳门是靖江王城的正门,位于正阳步行街,也叫端礼门。高大的城墙上刻有“三元及第”四字,像一页史册,记录着王城昔日的辉煌。走进城门,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沿着脚下的青石板往前走,就是靖江王府了。承运门是靖江王府的正大门,是一座明黄色的牌楼式建筑,屋顶为单檐歇山覆绿色琉璃瓦,旁边竖挂着“广西师范大学”的匾额。左右分别通往体仁门和遵义门,路旁古树葱茏,高大的枝叶交握在一起,形成巨大的绿穹。这里的白玉兰、桃花、梅花开得正欢,和着建筑的明黄,春草的浅绿,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“多巴胺”色系的画里。

初识靖江王城,是多年前在广西

桃源江韵

□ 宋思远



青弋江在桃花潭拐了一道弯。

它自黄山北麓蜿蜒而来,是长江的支流,却似乎弄丢了长江那股东去的豪迈劲,古板又沉静,不过经了皖南,忽又变得秀美起来——像是被造物主不慎遗落的玉带,在群山的褶皱间打了个温婉的结。

而桃花潭是青弋江的潭,四面环山,山里缀着小溪塘。闲时水声交杂,你歌我伴,潺潺相映。

惊蛰过后,我来到安徽泾县桃花潭,穿过人迹寥寥的南阳古镇,此时晨光尚未挣破云翳,寒露还未消退。我不知昨夜的闷雷是否唤醒了这一厢山水,但初春尚留有冬日的寂冷。大地在沉睡,青弋江的水格外的冰凉,鱼儿被冻得懒懒的,卧在水底缩成一团。

三月的天地间悬着半透明的青

灰色,江面上雾气漫生,像一缕白纱,将青弋江旁的山峦给罩住了,初雨密密地打在乳白色的薄纱上,纱被打得凹下去,又不断地被温冷的晨风给顶起来,雾气便顺着山势游走,鼓散到更远的地方,恍若仙人遗落的云袂。

站在踏歌岸阁上向远眺望,对岸的青峦被雾气笼住,我看不大真切,只隐隐约约觉着,像宣纸上未干的墨痕。忽然,一晃几簇映山红冲出来,乱了我的眼。远处的怀仙阁就这样被一片火红遮住了,黛瓦掩在竹林里,风摇竹晃,只能看见楼阁尖的一勾灰砖。

要渡潭,东园古渡的渡口处泊着几叶扁舟,无论是船身漆色斑驳的小船还是供游人乘坐的精美画船,都透着徽州匠人特有的雅致。临水的石阶

旁,老妪守着摊子,坐在脚凳上编着竹篮。鲜肥的竹笋躺在一边,湿漉漉的笋衣裹着白玉般的笋肉,还沾着晨间的山露和零星的泥土。

泛舟潭上,方觉这水面原是活的。潭水初看似凝碧,伸头凝望细观,则有暗纹游走。你看水面滑过的微波,你听潭底默然的涌动,你闻潭上飘浮的幽香,你寻青弋江在此留下的一脉幽悄,都让你能觉察到水的灵动。

四面青山环抱,山影浸在潭中,被波纹揉成青绿相间的绸缎。忽有白鹭自槐林惊起,疾速钻入另一处绿意——快得只留一抹轻巧的光影和几声含水的惊啼。雪翅掠过水面时,将倒映的山色裁成两半,待涟漪荡开,碎玉般的山影又渐渐拼合如初。此时方懂古人“舟行碧波上,人在画